https://doi.org/10.37420/j.pir.2026.004

直面偏见——钦努阿·阿契贝《瓦解》中的“混杂性”研究

盛丹、赵沐晨

安徽大学，安徽合肥 230601

摘 要：本文依托霍米·巴巴混杂性理论，以文本细读方式，剖析阿契贝《瓦解》的文化身份建构与殖民抵抗内涵。梳理混杂性、第三空间等核心理论概念后，对比小说人物的差异化文化选择：奥贡喀沃固守文化二元对立走向毁灭，布朗先生以虚假混杂完成殖民渗透，奥比埃卡借文化协商探寻本土存续之路。作家依托新英语、部族谚语与本土叙事，打破标准英语的殖民桎梏，确立非洲文学主体表达。研究表明，文本中的文化混杂并未消解本土本真，反而成为殖民语境下文化重生的关键路径。阿契贝以此解构西方中心叙事，也为当代跨文化认同重塑与文明交流提供现实参照。

关键词：《瓦解》；混杂性；文化认同

基金项目：

受安徽省国际中外协作机制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资助（项目编号：Z09092200）

Confronting Prejudice: A Study of "Hybridity" in Chinua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Dan Sheng*, Muchen Z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07103@ahu.edu.cn**

Abstract

Based on Homi Bhabha’s hybridity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cultural identity and anti-colonial connotations in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via close reading. It compares different characters’ cultural choices, and explores how the writer breaks colonial constraints through localized language and narration. Cultural hybridity in the novel serves as a vital path for local cultural regeneration instead of losing cultural authenticity. Achebe subverts Eurocentric narration, and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cultural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Things Fall Apart; hybridity; cultural identity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与多极化格局深化的 21 世纪，非洲大陆作为 " 希望热土 " 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觉醒。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于 9 月 4 日至 6 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此次峰会吸引了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领导人、非洲地区组织及国际组织代表参与，是继 2018 年峰会后中非双方再次聚首北京，旨在深化战略共识，推动中非全面合作迈向新阶段。

2025 年全国两会期间（3 月 4 日至 5 日开幕），中非合作成为重要议题，体现了中国对非洲现代化发展的持续支持与战略重视。中国通过”十大伙伴行动”持续推进产业促进行动、数字创新工程等务实合作，不仅为非洲创造了百万级就业岗位，更在数字技术、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开创了发展新范式。这种基于平等互利的现代化合作模式，正在改写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叙事，而理解非洲文明的深层逻辑，已成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石。

在此背景下，尼日利亚文学巨擘钦努阿·阿契贝的经典作品《瓦解》呈现出特殊的现实关照价值。这部被誉为 " 非洲文学里程碑 " 的作品，以伊博族文明遭遇殖民冲击为叙事主线，深刻揭示了文化 " 混杂性 " 的生成机制——既非简单的传统断裂，也不是被动的文化同化，而是在碰撞中孕育的第三种文化形态。这种 " 混杂性 " 现象恰与当代非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选择形成历史呼应，当非洲各国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吸收现代文明成果时，阿契贝笔下的文化张力与融合智慧对于中国理解古老的非州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从而促进中非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与交流。

一、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构建

（一）理论简介

霍米K巴巴（Homi K. Bhabha）作为当代后殖民理论体系的重要建构者，1949 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现任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语言学首席教授。其学术地位与爱德华·萨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共同构成后殖民研究的理论基石，被学界视为该领域的三大核心代表。在其理论体系中，关于文化混合性的探讨因其创新性与解释力，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贡献。

巴巴关于文化混杂性的理论建构始于 1984 年发表的《作为奇迹的符号》一文，经过十年理论沉淀与完善，最终形成 1994 年出版的经典论著《文化的定位》。其研究轨迹呈现出清晰的脉络：从早期对文化混杂现象及模仿策略的考察，逐步发展为对文化差异机制、第三空间理论以及文化转译过程的系统阐释。这种理论深化的过程，揭示了文化认同建构的非静态本质，强调主体身份在跨文化互动中而逐渐生成的特性。

（二）混杂性理论的主要概念

（1）混杂性（hybridity）

霍米巴巴的理论阐释常依托具体历史案例展开，其中对 19 世纪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分析尤为典型。在考察印度本土群体对殖民宗教仪式的接受过程时，巴巴发现被殖民者通过混杂性手段策略实现了对圣经教义的创造性改写。当传教士试图将基督教圣礼与殖民权威等同时，印度信众以本土禁食肉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牛的宗教传统为理由，有效地拒绝了领圣餐和受洗，也拒绝了传教士把上帝、英国人与圣经画等号的企图，从而形成独特的抵抗实践。

这种现象可从两个方面阐释混杂性理论的运作机制。就殖民权力而言，文化杂交产物可以对他们构成持续性的认知混乱：殖民者被迫不断审视自我与他者的文化边界，在反复确定边界的过程中，其身份建构逐渐暴露内在矛盾。殖民话语中宣称的文明优越性，恰在这种持续的文化互渗中丧失本真性根基。当殖民者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自我与他者的边界线并且对于其文化身份纯洁性不断重申时，其身份认同已不可避免地融入混杂化进程 [1]。

对受殖群体而言，混杂化的身份也为被殖民者提供了新的策略。被殖民者既非全盘接受殖民规训，亦非被迫消解其本源文化特质，而是借助混杂性策略重新发声。他们将本土文化基因植入殖民话语体系，这种抵抗方式不仅挑战殖民文化的权威，更通过心理层面的意义重构，消解了殖民者预设的等级秩序，使文化身份成为一个动态化的产物而非固化的标签。

总之，混杂性这一理念被巴巴引入后殖民主义领域主要就是为了帮助被殖民者提供一种抵抗殖民叙事的策略，利用文化差异来发声，使自身的文化身份处在一个混杂性的状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并从心理层面击破殖民者高高在上的不公平地位。

（2）模拟（mimicry）

模拟这一词最初出现在生物领域，主要指动物模拟。动物模仿是指动物使用模仿来模仿另一只动物或其周围环境，以便从采用该特定外观中受益。这些生物体往往看起来像其他生物体。经典模仿的例子是棍状昆虫和飞蛾，它们利用其外貌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而在殖民主义历史上，主要指的是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采取的一种文化同化策略，即通过让殖民地人民学习、模仿宗主国的语言、文化、法律制度而使殖民地人民认同于宗主国的文化。

巴巴将这一概念引入其理论中，通过一番逻辑推导，最终为被殖民地人民结构殖民叙事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策略。首先，模拟是殖民主义的一个策略，他们声称自己怀着崇高责任感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文明教化，使被殖民地人民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推动全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而这种被殖民地人民的模拟却要是有限度的，即可以相似但不能相同 [2]。因此，我们能看到的是，在大多数殖民地多是西方文化符号拼凑起来的社会，却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启发开化被殖民地人民。其目的也很好理解，在殖民统治过程中，若将被殖民地人民完全同化，反而会瓦解殖民体系的根基。当被殖民者完全接受宗主国文化时，殖民者赖以区分 " 自我与他者 " 的身份边界随之消失。

历史经验显示，这种文化改造常触发反向作用——被殖民者在接触启蒙思想后，往往加速形成民族独立意识，激发他们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既然如此，被殖民地人民完全可以对殖民者发动一场心理战争，表面上对其进行模拟，而实际上在其内部强加越来越多的文化差异。最终，孤立的文化符号只会难以维持日益增长的差异，所谓的“文明教化”走向失败，成功瓦解殖民叙事，为殖民地人民赢得话语权。

（3）转译（translation）、协商（negotiation）与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通过这两个概念，霍米巴巴成功将其理论从殖民主义背景拓展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化背景之下。在这组概念中，巴巴依旧讨论的是身份问题，试图在抵抗实践成功后进一步帮助人们确立一个新的身份意识。

文化身份的形成不是由自我意识塑造的，而是通过与“别人”的差别来定义的 [3]。这个观点延伸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文化身份的本质其实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就像镜子需要照见别人才能看见自己，我们的文化特征也是在和不同群体打交道的过程中被不断修改、重新解释、甚至被“借用”的。正是这种动态关系，让原本被忽视的群体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主流文化的控制。第二，既然身份是靠这种差异关系建立起来的，那就说明文化身份并不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核心。就像拼图需要不同色块对比才能显出图案，主流文化标榜的所谓“纯正身份”内部，其实藏着许多被排挤的边缘身份。这些被压制的文化元素虽然处在边缘，却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反过来影响主流文化，就像墨水渗入纸张，慢慢改变整张纸的颜色。

由此可见，文化身份并非某种“本质的”、“纯洁的”或者“本源的”的实体，而是在社会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动态系统。群体特征始终处于与外部环境的持续对话中，既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固有形态，也非能够永久定型的静态存在 [4]。在主流身份中一直被抑制的边缘身份就可以通过转译、协商的方式寻找到一个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对主流身份进行修改，最终寻找到自身的位置，赋予自己以一个有效的、新的身份。而这里转译和协商指的是运用他者身份的个别文化符号，混杂于自身的身份之内，用自身的立场重新定义。

二、在《瓦解》中角色体现的混杂性理论

（一）二元对立者的身份困境——奥贡喀沃的悲剧

在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非洲人被塑造成丛林中呼喊的“丑陋”且“滑稽”的形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契贝的《瓦解》以反击姿态，刻画了奥贡喀沃（Okonkwo）这一角色。奥贡喀沃是一个具有文化叛逆性的部落英雄，他充满人性，既有深情厚意，又有激烈情感，性格刚烈，却怀有悲悯之心 [5]。他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下，却将荣誉视为生命的意义，展现出独特的个人魅力与深刻的人性内涵。

在小说《瓦解》中，主人公奥贡喀沃（Okonkwo）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他的起点并不高，既没有继承到粮仓，也没有获得头衔，甚至没有娶到年轻的妻子，反而因为父亲乌诺卡（Unoka）的懒惰和无能而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为了摆脱家族的贫穷和软弱，奥贡喀沃努力成为氏族中的英雄。在伊博族的文化中，人们崇尚勇敢和荣誉，奥贡喀沃通过自己的英勇成为九个村落中著名的摔跤手，为村子赢得了荣誉，并在两次氏族战争中表现出色，成为氏族中的英雄。伊博族人也崇尚勤劳和富有，奥贡喀沃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富有的农民，拥有两个装满木薯的粮仓和三个妻子，受到氏族民众的尊敬。此外，伊博族人还崇尚经验和成就，氏族中的长者通常拥有最多的头衔，而奥贡喀沃在年轻时就已经获得了四个头衔中的两个，这使他在氏族中享有很高的地位。

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英雄般的人，却十分厌恶自己的父亲乌诺卡（Unoka），认为他懦弱、温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和且无所作为，于是竭尽全力成为一个受人尊敬、有声望且富有之人。在这一过程中，执拗地抗拒混杂性身份，使奥贡喀沃陷入固执、线性思维和等级观念的模式之中。尽管乌诺卡身上有一些不错的品质，但奥贡喀沃对所有情感化的事物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比如女人、孩子、音乐、自然景观等等，他认为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会妨碍他的男子气概和成就 [6]。霍米·巴巴指出，殖民话语的运作始终包含“矛盾性”（ambivalence），即殖民者既需要否定被殖民者以确立自身优越性，又因依赖他者的镜像而陷入自我解构的困境。奥贡喀沃的行为正是这种矛盾性的缩影。

奥贡喀沃以极端暴力（如殴打妻子、处死养子）强化传统父权权威，试图以此证明伊博文化的“强大”。然而，这种暴力处事特征与殖民者通过武力镇压维持统治的模式如出一辙。巴巴认为，殖民者通过构建“文明 / 野蛮”的二元对立，将暴力合法化为“教化野蛮”的手段。奥贡喀沃虽宣称抵抗殖民入侵，却在无意识中复制了殖民权力模式——他试图以更“野蛮”的姿态证明本土文化的“力量”，反而落入了殖民话语的陷阱。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强调，文化身份的真正解放依赖于打破二元对立，在协商与转译中创造动态的混杂性空间，奥贡喀沃的悲剧正源于其对此空间的彻底拒绝。

当伊博社会开始与殖民文化接触时，奥贡喀沃拒绝任何形式的对话，如传教士想找奥贡喀沃谈话却被拒绝了 [7]。巴巴认为，被殖民者若想颠覆殖民权威，必须通过“转译”（translation）将殖民话语的形式与本土文化的意义结合，从而瓦解其殖民逻辑。而奥贡喀沃的绝对排斥使其丧失了这种策略性抵抗的可能。

（二）殖民伪装的混杂策略：布朗先生的操纵

布朗先生表面上尊重伊博文化，允许信徒保留部分传统仪式，并将基督教教义转译为本土语言符号，如用“丘库”指代上帝。这种“本土化”策略看似是对伊博文化的包容，实则是为了降低文化冲突的显性矛盾，使基督教更易被接受。例如，他通过“允许部分传统”的策略，将伊博宗教与基督教进行符号嫁接，形成一种“混杂的宗教形态”，从而削弱伊博人对传统信仰的绝对忠诚。“‘这倒是件有趣的事，’布朗先生回应道，‘你们畏惧舒喀乌。但在我们的信仰中，舒喀乌是一位仁慈的天父，凡遵循祂旨意者，无需心存恐惧。’”[7]

此处，布朗通过挪用乌穆奥菲亚人对至高神“舒喀乌”（Chukwu）的称呼，将其置换为基督教语境中的“上帝”，刻意模糊两种宗教的神圣符号边界。这种语言混杂策略并非简单的翻译行为，而是殖民者通过挪用本土词汇，赋予外来宗教合法性，从而削弱伊博传统信仰的独立性。布朗的言辞表面看似包容，实则暗含文化置换。将基督教上帝嵌套于本土神之中，使殖民宗教以“熟悉的面孔”渗透进伊博人的认知体系，最终实现信仰体系的征服。

史密斯作为继任者，坚持“文明 / 野蛮”的二元对立观点，直接否定伊博文化，不尊重当地的习俗与宗教信仰。这种非黑即白的策略激化了殖民者与伊博人的矛盾，导致伊博人集体反抗。史密斯先生不愿与村民共同进步，他轻率且放纵的行为导致教会与氏族之间冲突不断。一些民众因反感他的做法而脱离教会。布朗先生离开后，殖民者与乌穆奥菲亚氏族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最终使得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伊古古巫师们冲进布朗先生所建的教堂，将其夷为平地。

相比之下，布朗的策略则更具欺骗性：他通过混杂性实践制造“文化协商”的假象，使伊博人在无意识中接受殖民话语的渗透。布朗的“温和手段”使村民“开始尊重他”，甚至获赠象征地位的象牙，而史密斯的强硬态度则引发激烈冲突。二者的对比印证了混杂性策略在殖民控制中的“高效性”。

布朗先生曾与一位名叫阿库纳的村民交谈，试图改变阿库纳的信仰。在阿库纳看来，世界上有很多神，但布朗先生竭力向阿库纳说明，世界上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其他的神都是像阿库纳这样的村民所创造的假神。从这就能暴露出布朗先生虽然采取看似混杂性、多元化的措施，似乎他真正的在包容这片古老土地上不同的文明，但实际布朗先生仍旧坚持其单极思维，即西方文明是高贵的救世主般存在，而伊博文明仍是低级落后的。这种心态决定了纵然布朗先生采取的怀柔政策可以在短时间内有效，但终究还是会因难以包容差异而崩溃。

经过分析，布朗的案例揭示了混杂性理论的潜在风险：它可能被殖民者利用，以“温和多元”的表象掩盖权力渗透。布朗通过混杂性策略创造了一个看似包容的“第三空间”，实则借此巩固殖民统治。布朗的采用的“混杂性语言”特质“和本土化”教育策略，如建学校、医院，表面上促进“文明进步”，实则为殖民意识形态的隐性传播。伊博人在接受教育后，逐渐认同殖民者的价值标准，导致传统社群分崩离析。这种“温和同化”比直接暴力更具破坏性，因为它从内部瓦解了文化认同的根基。

（三）抵抗实践的第三空间：奥比埃里卡的智慧

奥比埃卡是奥贡喀沃最好的朋友，他待奥贡喀沃很好，尤其是在奥贡喀沃被流放到母亲的家乡时。奥贡喀沃被流放到母亲的家乡后，奥比埃卡把奥贡喀沃屋场谷仓里储存的木薯卖给当地农民，并把奥贡喀沃的土地租给那些农民，这样他就能帮奥贡喀沃照看土地。此外，奥比埃卡把所有的收益都寄到姆班塔，保障奥贡喀沃最基本的生活开支。奥贡喀沃和奥比埃卡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结局。与奥贡喀沃顽固盲目的“坚守”不同，奥比埃卡将混杂性策略运用到自己的身份构建当中和应对殖民压迫中，是殖民反抗实践的成功范例。

奥比埃卡与讨论杀害伊凯梅富纳（名义上奥贡喀沃的“养子”）一事时，奥贡喀沃即便感到后悔，却仍固执己见，他说：“大地不会因为我遵从她的旨意而惩罚我。”但在奥比埃卡看来，尽管神谕代表着神灵的意志，但人们可以有自己的行事方式，但绝不能冒犯神谕，正如他所说：“但倘若神谕说我的儿子该死，我既不会质疑，也不会亲自动手。”由此可见，奥比埃卡作为乌穆奥菲亚“多样性”的代表，竭力摆脱奥贡喀沃那种僵化、顽固和不灵活的“根系”束缚。此外，两人还就村里的法律进行了讨论。奥贡喀沃盲目尊崇村里的法律，竭尽全力去获取奥佐头衔。而奥比埃卡则表示后悔获得此头衔，并对法律的存在提出质疑。由此可以看出，奥比埃卡已经认识到了乌穆奥菲亚传统事物的局限性，从根本上说，他主张打破像奥科沃这样顽固思想的束缚，摆脱多年来沿袭下来的线性体系。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在这部小说中，奥比埃卡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白人）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东西割断了，于是我们分崩离析了”。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部小说标题的深层含义，即乌穆奥菲亚已因内部的分裂（即父权制的压迫，腐朽落后的宗教仪式、歧视女性和对男子气概的盲目追求）而衰落。奥比埃卡通过动态协商对伊博传统进行批判性筛选，既非盲目维护文化“本真性”，亦非全盘否定历史遗产。巴巴强调，“文化身份不是固定的本质，而是一个持续的生成过程”，奥比埃卡的实践正是这一理论的具象化：他拒绝将头衔作为身份认同的唯一标准，转而强调群体内部的互助与反思能力，为文化存续注入弹性。

此外，奥比埃卡表面接受殖民规则，却通过局部改写使其服务于本族需求。例如，当奥贡喀沃因自杀触犯伊博传统禁忌（遗体被视为“对土地的亵渎”）时，奥比埃卡主动请求殖民者处理此事，形式上向殖民者寻求一定的“合作”，这也的确符合殖民者对于自己身份的心理预期，实则将殖民者工具化——既避免社群内部因传统禁忌陷入道德危机，又通过殖民程序将文化冲突外部化，迫使殖民者承担“问题解决者”的角色。这一行为暗含巴巴所指出的“模拟是对殖民话语的戏仿，通过‘近乎相同却不完全一致’的重复，暴露其内在矛盾”。殖民者自以为掌控规则，却在无意识中沦为伊博文化矛盾的调解工具，其权威性被策略性消解。

通过这一角色，阿契贝的深层意图正在于此：拒绝非黑即白的叙事，也抵制殖民同化的暴力，两者之间的“第三空间”为蓝图，让传统与现代在协商中彼此滋养，最终实现文化的自主性重生。这种抵抗逻辑既是对殖民霸权的解构，也是对文化未来的预言——唯有在混杂性的韧性中，非洲才能挣脱二元对立的枷锁，走向真正的文化自觉 [8]。

结论性对比：

角色	策略	结果
奥贡喀沃	二元对抗	自我毁灭
布朗	伪装混杂性	隐性殖民控制
奥比埃卡	协商性混杂	文化存续与自主性

三、阿契贝在《瓦解》中运用的混杂性策略

尽管《瓦解》是用英语写成的，但阿契贝在小说中运用了具有混合语言，即“新英语”。这种语言的多样性和混合性是阿契贝摆脱殖民文化统治、突破标准英语限制的最有力、最有效的尝试 [9]。在小说中，有大量来自非洲的音译词，谚语和文化习俗，以及不同于传统英文原著写作的风格，具有明显的非洲传统文化特征。阿契贝采用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词汇，是为了摆脱标准英语。在这种话语的杂交中，本地的知识、视角不断地在揭露殖民主义权力话语的片面性，达到被殖民者解构殖民话语的目的。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名称	首次出现章节	含义	相关描述场景
ekwe	第一章	类似鼓的木	描述伊博族的音乐文化和
udu	第一章	一种陶器制成的乐器	描述伊博族的音乐场景
ndichie	第二章	意为长者、长老	描述伊博族的权力结构和决策层
obi	第二章	指家庭中户主的主要起	描述奥孔克沃的家庭布局和生活场景
ogene	第二章	一种类似锣的乐器	公告传报员宣布消息
nna ayi	第三章	意思是“我们的父亲”	奥孔克沃向恩瓦基比请求帮助时的称呼
chi	第四章	个人神	探讨奥孔克沃成功原因以及伊博族关于个人与神的
nso-ani	第四章	一种宗教冒犯行为	讲述奥孔克沃在和平周打破禁忌的事件
jigida	第八章	一种腰珠	描述阿库埃克的装扮
ozo	第八章	伊博族的一种头衔	讨论奥孔克沃计划让儿子加入相关社会阶层
Oye	第九章	伊博族市场日名称	讲述奥孔克沃孩子的出生和死亡时间
egwugwu	第十章	装扮成祖先灵魂的面具	描述伊博族的审判仪式，egwugwu 代表祖先进行
oji odu aru iji-ji-o-o	第十二章	指用尾巴驱赶苍蝇的东	描述牛跑出来引发的事件
umunna	第十二章	指广泛的亲属群体	描述奥孔克沃参加的家族活动
ochu	第十四章	指谋杀或过失杀人	讲述奥孔克沃流亡的原因
umuada	第十四章	指家庭中女儿们的聚会	讲述当地的家族聚会和文化传统
efulefu	第十六章	形容基督教的一些信徒	描述伊博族对这些人的看法
osu	第十八章	指被社会遗	讲述基督教接纳这类人引
kotma	第二十章	指法院信使	描述伊博族对这些外来法
Chukwu	第二十一章	伊博宗教里	教士布朗先生与伊博族的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上表为笔者整理出来的阿契贝运用的部分音译词。这些极具特色的名词散落分布在整本书，而这并未给读者带来很大的阅读障碍，反而读者仅仅透过书就能感受到古老的非洲文明的魅力。同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得不停下来思考理解这些词的真正含义，阿契贝就这样引导读者一步步深入了解非洲人民真正的精神世界和神秘而又厚重的特色文化。

在阿契贝的文学创作中，" 丘库 " 作为天地创造者的意象，构成了乌穆奥菲亚族群信仰体系的核心。当故事中的人物陷入困境而无人施以援手时，这个本土宗教符号便成为他们最后的寄托。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并未采用西方惯用的 " 上帝 " 表述，而是刻意保留伊博语原生词汇的发音转写。通过这些音译词，读者在这些英语词汇中接触到一个或多个应用于伊博人生活的词汇或概念，既避免了传统英语对异质文化的过度阐释，又成功挣脱了殖民语言对本土宗教表达的桎梏。通过这种特殊的转译方式，文本中同时存在着英语的表达框架与伊博文化的深层含义，使读者得以窥见未被西方宗教话语侵蚀的原生信仰形态。

运用殖民者的语言，但在内部强加非洲独特的文化，片面的模拟更像一种戏仿，英语语言正如一个容器，内部的文化差异不断壮大，直至容器出现裂痕，最终破裂，此时展现在殖民者面前的早已不是属于自身文化特质的存在，而是异国的文化本质，这样一种杂交品警示这殖民者并不是其所有的策略都能永久有效强大，最终都会付出与之目的相悖的代价。阿契贝运用这样一种策略不仅仅是为了瓦解殖民叙事，更是给予鼓舞着一代代非洲本土作家敢于创造、杂交并讲述非洲自己的独特的故事，同时也给予非洲人民破除殖民叙事以一定的能动性和一个成功的实践范例。

尽管音译词的运用是对殖民叙事的有力反击，但是在文化抵抗的文本实践中，这类表层符号往往难逃被殖民话语机制吸纳的命运，最终沦为异域风情的装饰物。鉴于此，阿契贝在文学实践中采取了更深层的策略。通过句法结构与语义框架的创造性转化，使英语载体承载起伊博族群的思维模式。这种改造不仅停留在词汇层面，更致力于在语言中复现非洲口头传统的韵律节奏、当地特色的谚语和寓言故事。

与此同时，阿契贝在作品里还着重描绘了非洲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如祖先祭拜、节日庆典、宗教仪式、神灵祷告、民间神话等，向读者呈现非洲真实的氏族生活。与西方世界眼中“沉默的他者”形象不同，阿契贝生动展现了非洲本土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打破了西方世界对非洲的肆意丑化、抹黑以及刻板印象，发出了非洲真正的声音 [10]。

当文化传播者传递某种价值观念时，往往难以预判这些符号会在异质语境中经历怎样的转化与重塑。就像种子随风飘落到不同土壤，生长出的植物既保留母体基因又携带新环境的印记。这种动态的语义生成机制，使得任何文化符号在传播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成为 " 混血儿 "。阿契贝的实践意图正与霍米·巴巴的理论一拍既合，将非洲古老文明纳入在这一语言体现中，当崇尚声称自身为高等文明的传承者们，传播先进价值观的使者们和二元对立文明论的拥护者们，当对一文本产生疑虑与不解时，阿契贝的策略就成功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完全归类世界文化的差异，文化从来都不能被一成不变的标准定义。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四、结语

本研究以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为分析框架，深入考察了钦努阿·阿契贝《瓦解》中的文化抵抗策略与身份建构机制。通过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的结合，本文揭示了阿契贝如何通过混杂性写作策略，实现对殖民话语的解构与超越。

研究发现，阿契贝的混杂性策略呈现出清晰的层次性：在人物塑造上，他通过奥贡喀沃、布朗先生与奥比埃卡的三重对照，展现了二元对抗、伪装混杂与协商性混杂三种不同路径及其不同结局；在语言实践上，他创造性地发展出 " 新英语 "，以音译词、谚语和寓言故事的嵌入打破标准英语的同质性霸权。

阿契贝的文学成就证明，混杂性并非文化认同的消解，而是其动态生成的必要条件。他既拒绝了奥贡喀沃式的怀旧式牺牲，也抵制了布朗先生式的伪多元主义陷阱，从中探索出一条文化自主性的重建之路。真正的文化，不是一味赞扬自身的文化，亦不是全盘接受外来文化，而是要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开辟出第三空间，文化就在这样一个空间内流动式发展。这一实践不仅回应了 20 世纪中叶非洲去殖民化的历史任务，更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

阿契贝的《瓦解》作为非洲文学的奠基之作，其价值不仅在于打破了西方对非洲的刻板想象，更在于示范了一种混杂性的文化生存智慧。在这个文明冲突与交融并存的时代，阿契贝所倡导的文化自觉与协商精神，对于构建平等互鉴的全球文化秩序，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正如小说结尾处奥比埃卡的沉思所暗示的：文化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其能否 " 完好无损 " 地抵抗外来冲击，而在于其能否在冲击后的废墟中，以坚韧的姿态重新生长。

参考文献：

[1] 贺玉高 . 霍米·巴巴的杂交身份理论及其不满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8(05):222-226.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1.05.036.
[2] 辛月 . 霍米·巴巴后殖民“模拟”策略研究 [D]. 西南大学 ,2024.DOI:10.27684/d.cnki.gxndx.2024.003517.
[3] 哈贝马斯 , 周宪 . 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方向标读本文丛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4]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Routledge,1996.
[5] 张湘东 . 从阿契贝的《瓦解》看文明的冲突 [J]. 语言与文化论坛 ,2023,(01):316-324
[6] 罗予 . 从虚幻中惊醒的反英雄——论《瓦解》中主人公的悲剧与传统文化的危机 [J]. 昭通学院学报 ,2021,43(04):84-88.
[7] 阿切贝 . 瓦解 [M]. 重庆出版社 ,2009.
[8] 马伊林 . 传统与现代性的碰撞——论《瓦解》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J]. 英语广场 ,2023,(06):53-56. DOI:10.16723/j.cnki.yygc.2023.06.022.
[9] 孙竹 . 从阿契贝看非洲文学的语言策略 [J]. 文学艺术周刊 ,2024,(19):14-17.
[10] 刘钰 . 阿契贝《瓦解》对非洲的内部书写 [J]. 文学教育 (下),2021,(10):11-13.DOI:10.16692/j.cnki.wxjyx.2021.10.003.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